

# 解頤拾穗

(十五)

何 宇 白

## 兩幅漫畫

某報漫畫，將十二生肖的子鼠、丑牛、寅虎、卯兔、辰龍、巳蛇、午馬、未羊、申猴、酉雞、戌狗、亥豬來象徵目前的國營事業，並且引用某立法委員諷諷原文說：「臺電是鼠，它的形象人人喊打；中化是牛，具有埋頭苦幹的形象；中油是虎，就像吃角子老虎，油價總是漲多跌少；中船是兔，動如脫兔，到處拉生意；中鋼是龍，像矯龍在天，獨獲審核加簽權；臺金是蛇，一條死蛇就等着收屍；中工是馬，總是一馬當先的搶工程；臺鹽是羊，羊質虎皮，鹽專賣，怕競爭；臺肥是猴，精得像猴子一樣，花錢、賺錢總是精打細算；臺機是鷄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，經常抱怨法令束縛太大；臺鋁是狗，現在併入中鋼，寄人籬下；臺糖是豬，像個超級養豬戶。」如所云云，雖不盡然也不盡不然。皮裡陽秋，言之有物，不無它的道理，應與是幅漫畫紅綠扶疏，交相輝映，令人發出會心微笑，硬是要得。

回想五十多年以前，在四川的成都，諷刺當時軍閥割據，爭城奪地的情形，也有類似的一幅漫畫。由於川軍閥劉湘、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田頌堯、楊森，在民國十四、五年國民革命軍尚未北伐時，全川歸他們五位分割佔據，各霸一方。劉湘勢力最大，坐鎮重慶；劉文輝財源滾滾，奄有

上下川南富庶之區；鄧錫侯足智多謀，善於面面光；田頌堯什麼事悶在心頭，好像沒什麼才幹；楊森自四川善後督辦被人掀垮，所餘兵力無幾，地盤只不過一個渠縣，給養不夠，常就食於別個的防區，才被這區送走，又開赴另外一區。因此，成都以幽默著名的劉某，在他私營的一份小報上，漫畫一幅，標題為「今年五龍治川」，恰如通書頭一頁的「五龍治水」模式。至於內容則畫了五條人首龍身的東西，把劉湘他們五位軍閥的肖像分別繪出。並以劉湘為鐵龍，說他兵多將廣，槍砲犀利；以劉文輝為金龍，說他統據財源富庶之區，稅捐猶如泉湧；以鄧錫侯為水龍，說他八面玲瓏，有外號「水晶猴子」之稱；以田頌堯為閩龍，說他一聲不響，倒尖不亮；以楊森為滾龍，說他東奔西走，帶起部隊到處就食。自經該漫畫一出，震動遐邇，人人爭誦，洛陽紙貴。劉某的名兒雖鬧出來，可是被停刊、被逮捕的橫禍也如影隨形。要不是他有了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腹案，事前抽身得快，躲藏得秘的話，縱不殺身，也會被「永遠」監禁。

這兩幅漫畫，算是「各領風騷」一些時。不過「五龍治川」的諷刺對象，比「十二生肖」更兇狠，何況當年又非民主時代，言論根本就沒有自由。但他能幽人所不敢幽，默人所不敢默，豈不等於踏虎尾，涉春冰？令人不得不為劉某捏把

汗。

## 健康長壽

港報刊出了一首「十叟長壽歌」，為前人徐微所作，藉着十位百歲老人的親身體驗，說明長壽之道：「昔有行路人，海濱逢十叟，年皆百餘歲，精神加倍有。誠心前拜求，何以得長壽？一叟捻鬚曰，我勿嗜煙酒；二叟笑莞爾，飯後百步走；三叟領着頰，淡泊甘蔬糲；四叟拄木杖，安步當車久；五叟正衣袖，服務自動手；六叟運陰陽，太極日日走；七叟擰巨鼻，空氣通窗牖；八叟摸赤頰，沐日令顏黝；九叟撫短鬚，早起亦早休；十叟牽雙眉，坦坦無憂愁。善哉十叟辭，妙訣一一剖，若能遵以行，定然登上壽。」從十位老人的經驗中，可知要健康長壽，日常生活起居應該要：一、戒煙酒；二、持久散步；三、清淡素食；四、以步代車；五、勤於勞動；六、練太極拳；七、空氣流通；八、沐浴日光；九、早睡早起；十、開朗樂觀。

我們不能佩服作者對這首長壽歌的構想，藉十位老頭兒來說體驗，比起教條式的一要怎麼，二要怎麼生動得多。不過認真邏輯起來，便毛病百出，或許在寫這首詩的時候沒有顧慮到吧？就第二位老人說，飯後百步走固然可幫助消化，是健康長壽之一要訣，可不能只靠這一訣便會

長命百歲，還需具備其他條件。至於第四位的安步當車，第五位的勤於勞動，第六位的練太極拳，第七位的呼吸新鮮空氣，以及第九位的沐浴日光，皆屬於活動或運動範圍，也不能只靠這一門便可健康長壽，尚有待多方面衛生因素的配合。

再說，淡泊素食、戒煙酒、早睡早起等，有了一項固大有裨於衛生；但還不够，仍須多方面的努力。因此，十位老人，假若只憑各自說出的那一套，要享健康長壽，便不合情理。除非每一位老

人以己所長兼收別人之長，就十位老人的體驗，歸納起來不過四點：一、多運動，二、節飲食，三、律起居，四、開襟懷。如果「兼收並蓄」，並行不悖，那麼，詎祇健康，還會長壽；詎祇百歲期頤，說不定會成爲一百二、三十歲的人瑞呢！

# 「銀海豔星錄」讀後

馮夷

中外雜誌先後發表莫珍莉女士，幾篇當年上海電影明星胡蝶、楊耐梅、阮玲玉等大文，筆者那時正在上海讀書，楊耐梅我未見過，胡蝶、阮玲玉我都見過幾次。年輕學生都喜歡好玩，這些電影明星，在青年學子心中，又好奇、又羨慕，有時夥同三五友好同學，到明星公司及聯華攝影廠去白相一下（即今日之觀光），在電影院都見過他們的形象，所以一看到了，就知道是某人，那「天牌」袁叢美就更不要說了，譬如童星黎鏗（現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之內弟），爲名導演黎民偉及其如夫人林楚楚（亦係電影明星）之子，我們還逗著他玩，像電影皇帝金錫（韓國人）和他當時的未婚妻王人美（綽號野貓）都時常見到。那時上海雖得風氣之先，不像內地各省保守，但年輕女子出來演電影的還是很少，不像今日電影、電視影星，多如過江之鯽。

對這些女星，都有好感。電影明星的一舉一動，都受到社會人士所注意，如胡蝶離婚案，是在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審訊（俗稱新衙門在北浙江路），筆者也係旁聽者之一，至今還記得法官最後判決，胡蝶與林雪懷解除婚約時，林雪懷還頻頻向胡蝶表示希望保持以往的友誼，垂頭喪氣之狀，令人垂憐！當時上海的輿論界，對胡蝶並不滿意，同情弱者是人之情，而胡蝶之進入電影界，是林雪懷之介紹，一旦飛黃騰達起來，就把訂有婚約的未婚夫林雪懷一脚踢開，這自然難免受人物議。

據老上海說：當年盛宮保（宣懷）大出喪時，也不過如此，筆者亦係佇立在馬路邊觀看出殯之一人，其姘夫唐季珊還穿著孝服，扶着棺木前進。一代豔星從此殞落矣。

## 徐欣夫是個老油條

筆者住在上海時，住處附近，當時有好幾位電影明星，如顧蘭君、顧梅君姊妹，嚴靜嫻等，都經常路過。顧梅君即名導演徐欣夫之夫人，來臺後徐氏夫婦住於永和鎮文化路，一日在公共汽車上，我與徐欣夫同座，閒話當年滬上往事，名女星甄珍之父章君（甄珍原名章嘉珍）爲筆者之芳鄰，亦在公共汽車上，下車後章君向我曰：「這位徐先生，好像是個老上海？」我答曰：「徐君即上海時代之名導演徐欣夫是也。」章君爲之愕然，並言我小時就知道他。那時甄珍初入電影界，在國聯公司李翰祥之旗下，其妹銀霞，還是一個黃毛小丫頭，今日已亭亭玉立矣，真是後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換舊人。

阮玲玉臉上有白麻，但不影響她的豔美，她的演技，確在胡蝶之上，演技有深度，能把劇中人演活了，她在自殺前，事業已至顛峯狀態，受人之喜愛，似乎較胡蝶尤爲觀眾所歡迎。她在出殯時，上海萬人空巷，不下數十萬人，足見上海人喜歡看熱鬧。

甄珍之父章君（甄珍原名章嘉珍）爲筆者之芳鄰，亦在公共汽車上，下車後章君向我曰：「這位徐先生，好像是個老上海？」我答曰：「徐君即上海時代之名導演徐欣夫是也。」章君爲之愕然，並言我小時就知道他。那時甄珍初入電影界，在國聯公司李翰祥之旗下，其妹銀霞，還是一個黃毛小丫頭，今日已亭亭玉立矣，真是後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換舊人。

## 胡蝶離婚備受奚落

當時電影是個新興事業，觀眾們都極感興趣